

蝙蝠

江南人家的老祠堂，幾百年的建築了，推開塵封了很久的木門，蝙蝠繞樑而飛，極肥碩，令人駭異。生平所見未有如此之大者。

同樣是晝伏夜行，與貓頭鷹相比，蝙蝠在中國的名譽算好的。牠的名目和福字同音，中國古建築以及磚刻石刻中隨處可見蝙蝠。徽州人家老房子裏，往往有木雕蝙蝠，寓意抬頭見福，此俗古已有之。商代玉雕的蝙蝠形飾帶冠獸面，突吻、細眉、圓眼、立耳、懸垂狀大鼻，又大方又神秘。

年畫裏亦屢見蝙蝠，大多畫成紅色，翱翔遊戲狀，與童子一起嬉玩，或者純是五隻蝙蝠，題為《五福臨門》。舊時婚嫁、壽誕等喜慶婦女頭上戴的絨花和一些服飾、器物上也常用蝙蝠造型。絲綢錦緞也常以蝙蝠圖為花紋。

韓愈《山石》一詩寫過蝙蝠：「山石荦確行徑微，黃昏到寺蝙蝠飛。」魯迅先生卻對此詩頗有不屑，實在韓愈很寫實，那樣的景況我也遇見過，今時追憶，還覺得有趣味。《山石》一詩下面兩句清新：「升堂坐階新雨足，芭蕉葉大梔子肥。」不少畫家手繪芭蕉，多借來題款。元稹也寫過蝙蝠，《景中秋》詩中有云：「簾斷螢火入，窗明蝙蝠飛。」意境空明一些，還是寫實。

黃昏的蝙蝠，在鄉村另有一番風味。夕陽下山。婦人在晾衣杆上收攏衣服。牧人趕回牛羊，老牛吃飽了，卻要在塘埂多磨一

會兒，啃着草皮，懶洋洋嚼着，遲遲不肯歸欄。晚風斜吹，幾個歇了工的農人坐在田埂上吸紙煙。孩子們在稻床上瘋跑，蜻蜓低飛。這時不知從哪裏來的蝙蝠，來來回回在頭頂盤旋，不過兩人高，疾速如鬼魅山魃。

祖母家碗櫃裏曾飛來一隻蝙蝠，偷食了不少鹽，被活捉了。每見蝙蝠，祖母總拿一根竹枝亂掃，趕牠們走。哪裏打得着，片刻就累了，扔了竹枝，坐在石檻上喘息。蝙蝠似也欺人，專繞祖母一通亂飛。薄暮的景色與蝙蝠相諧。舊時故鄉蝙蝠黃昏景象，今日憶起，有一種蕭寂微淡的哀愁，彷彿讀一本敗殘的舊書，其間悲愁，浮人意趣。

北原白秋在《日本的童謠》中說：「我們做兒童的時候，吃過晚飯就到外邊去，叫蝙蝠或是追蝙蝠玩。我的家是酒坊，酒倉左近常響蝙蝠飛翔。而且蝙蝠喜歡喝酒。我們捉到蝙蝠，把酒倒在碟子裏，拉住牠的翅膀，伏在裏邊給牠酒喝。蝙蝠就紅了臉，醉了，或者老鼠似的吱吱地叫了。」這世上喝過酒的蝙蝠想必不多。

鄉間岩洞裏常見蝙蝠窩，蝙蝠倒掛在石壁上酣睡。《抱朴子》上說，有蝙蝠能活到一千歲，色如白雪，停步則倒懸，頭腦太重的緣故。還有古書上說蝙蝠得而服之使人神仙。世人都道神仙好，不見誰人入仙道。忘不了的東西太多太多，只得凡俗一世。

准風物談 胡竹峰



紅燭頌



市井萬象

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現正舉行「紅燭頌：聞一多、聞立鵬藝術作品展」。展覽旨在向世人展現聞一多和聞立鵬父子二人的藝術才華，了解和銘記以聞一多為代表的一代學人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，為重塑中華民族高尚精神價值，所做出的不懈努力。

圖為聞立鵬繪製的父親聞一多的油畫作品。

中新社

恂恂儒者，時代媒體人——緬懷曹景行先生



人與事 厲放

二〇二二年二月十一日，知名媒體人曹景行先生在上海去世。我的朋友圈中不乏與他相識、相熟、相知甚至為他粉絲之人，我不在曹先生的朋友圈，與他只有一面之緣，但是關注他，欣賞他，敬重他，在我眼中他是這個時代的新型媒體人。

一九八〇年代，我初到香港，一日在北大師兄的住處見到曹景行先生。他和師兄同在一研究機構工作並住同一套宿舍，師兄說他們「是無所不談的朋友」。那天我和曹先生匆匆一面，他溫文爾雅，談鋒機敏，目光透着平和與睿智，當時想不到用「腹有詩書氣自華」來形容，但我非常開心在香港見到一位飽讀詩書的知識分子。忘了怎麼聊到電影，我說看過《金沙江畔》，女主角是曹雷（他姐姐）。「哦！你一定是影迷，很少人看過這部片子」，他頗感驚訝。記得我還欣賞了很多他拍攝的照片，有彩色也有黑白，他視角獨特，鏡頭下的香港不僅五光十色，還暗香浮動，特別是那些黑白照片，似乎更能「攝」住靈魂，令我印象深刻，對當年一心探索新世界的文青很有感染力。

日子緩緩地過，一個轉身，光陰成了故事，回眸，歲月已成風景。待我再次來到香港，他已是著名媒體人。我感到他真找對了位置，儘管年近三十歲才看上電視，在「知天命」之齡「觸電」成了電視人，但是憑他的見識、學養、視野、才華、審美品味，使他在媒體人中別具一格。

曹先生一九七八年入讀復旦大學歷史系，之前在皖南山區插隊十年。我在香港見到他時，已屆不惑之年。他非常善於學習，喜讀博覽。青年時期在安徽當知青，正值最渴望讀書又信息最匱乏之年代。大家互相傳書，到手就翻看。就連農場發給幹部的書，不管是《二十四史》，還是馬列著作，抓到手就狂讀。他記得「割稻、插秧、犁地，一天要幹十個小時的活兒，而且是超負荷、需要很大工作量。但當時還是堅持晚上

在油燈下看書。」而立之年走進大學，結束了囫圇吞棗的「亂讀」時代，開始又一輪「狂讀」，只是更有系統並涉獵更廣。他回憶「在大學讀得非常認真，也很苦。選課很多，讀得也多。當時沒有人逼你，但還是自己逼着自己讀了大量的英文原著，只是想多學點東西，沒有一點功利目標。」畢業後在社科院做研究的幾年間，依然大量閱讀，這些知識儲備，成為他日後在新聞事業中厚積薄發下的輝煌最重要後盾。

隨著我個人閱讀和閱歷的拓展，我知道了他的父親是曹聚仁先生，抗戰時期著名文化人，最早報道四行倉庫戰鬥，第一個報道台兒莊大捷的戰地記者，還是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在兩岸間搭橋之「和平密使」，令我充滿敬意。在觀看曹景行主持的抗戰和兩岸關係節目時，不僅感到時代之厚重，歷史之溫度，更有代際傳承之況味。雖然，在曹景行三歲時，父親離家去香港工作，後來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不到一個月，但是這個文化家族的基因、父親做事之勇氣、對新聞事業之執著、為人之心善無疑都傳給了他。前述的北大師兄說「景行先生有幾個特點，一個是心地特別善良，幫助了許多人；二是走路飛快如風，常人跟不上，他說是在安徽插隊時練的本領；第三，他原本說話有些結巴，後來上電視上電台居然滔滔不絕，



▲曹景行著《光圈中的鳳凰》。資料圖片

可見毅力非常。景行臨終前一直保持新聞人本色，仙逝前四天還在朋友圈發新聞，我數了有六十二條之多，顯見他躲在病床上仍戰鬥不已。」

曹景行在朋友圈中「有一個人的通訊社」之美譽，他攝取和篩選資訊之能力超強，每天「吞掉」的報紙期刊網絡文章不計其數。加之謙謙君子、儒雅謙和之氣質，闡述問題時聲音暢朗，張弛有度，敏銳而不張狂，談吐文雅而自然，溢出屏幕的書卷氣和親和力，確實與眾不同，具有自由知識分子的灑脫，沒有一定修為是「裝」不來的。而撐起這個「品牌」之要素，我以為是他的家庭薰陶，文人底色、專業素養，令我為之欽佩和敬重。

曹景行自道「我們家全是書，家裏人都看書。讀書成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內容，我可以不吃飯，但不可以不看書。直到後來做新聞做評論，得感謝我從小可以翻書開始，就可以看書。」讀書拓展了思維的廣度，獨立思考掘深了思想的厚度，訓練有素的邏輯表述使條理清晰，曹景行將過去的積累，沉澱的智慧一點點釋放，使他成為這個時代的新型媒體人。

一直以來，我沒有去找他敘舊，朋友圈有人聊起曹先生，電視節目中看到，我多會留意，以此在心中向他致意，看着他的招牌頭髮從七十五度灰到滿頭華髮，但他的目光依然平和與睿智。總覺得不用急，對的人總會聚到一起。卻不知，人間忽晚，歲月已秋，與曹景行先生已後會無期！令人無比傷感和痛惜。我走進他的微博，打開一個一個視頻，那裏是熱愛生活的曹景行，歷史廢墟中行走的記者，皖南林場故地重遊的知青，帶着我們一起關注和探索世界的讀書人，溫潤如玉退而不休的長者。他以媒體人的素養通過文字、視頻，鮮活地在人們心中活着，只是換個時空。

「告別的時候要用力一點。因為任何多看一眼，都有可能是最後一眼，多說一句，都有可能是最後一句。」曹景行先生離開了，我緬懷他，一個獨特的、永遠的媒體人，一個媒體時代的知識分子。

祖父的聲音

沒想到我居然「遇上」祖父，那沒說過的話，沒表達過的愛，此刻再也沒有遺憾了……

三月的早晨，我一如既往地坐父親的車準備去上學。那天天氣尚算不錯，毛茸茸的雲朵中夾集着橙紅色的朝霞，彷彿在蔚藍的天空中翩翩起舞。看着看着便到了學校，我不情願地背起書包下車。書包是輕輕的，但腳步卻是沉重的。我抬頭望向天，在藍天白雲裏我彷彿看見了祖父的笑容，因為又逢他離世的月份。我在那泛起淚光的眼眸裏彷彿又再見到他親切的笑容。想着想着又到達班房了，我慢悠悠地放下書包坐下，看着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文字，但我看不進眼也記不起內容。忽然我想起，愛寫書法的祖父常為大家寫大字。那時課室裏的燈泡一閃一爍的，讓我有種奇怪的感覺，祖父他或許就在這裏。

第三節課了，是叫人期待的歷史課，老師在講述着，項羽鴻門宴設計引劉邦入局……我平日很愛聽歷史故事的，但那天我卻

提不起勁，一直心不在焉。

范增叫項莊入內敬酒，敬酒結束後，項莊說道：「項王和沛公喝酒，宴中沒有任何娛樂，請讓我舞劍吧。」項莊拔劍起舞一正一反，一撩一帶。項伯也趕緊拔劍奉陪。一抽一截，一斬一擋。刀光劍影之下，項伯立刻用自己的身體擋着劉邦。我也馬上用自己的身體擁着身旁祖父。此時祖父突然問道：「你們一小家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萬分危急，讓我來保護您，爺爺！」祖父說：「不要替我擔心，我們很快又會重聚。」我說：「爺爺，不要走，我會保護您的……」

「陳家伊！」原來我一不小心就得上歷史課時睡着了，但我卻夢見了祖父。

自他離開後，我總覺得對他不夠孝順。小時候我常常覺得不太聽得懂祖父母說的話語，也沒有好好與祖父聊聊……沒想到今天我居然在夢中遇上祖父，我想以前那沒說過的話，沒表達過的愛，想來此刻不會再有遺憾了。



人生在線 陳家伊



石上三生



如是我見 劉陽涵

第五波疫情初起時，周遭人有眼力尖靈的，一早收拾家什細軟回內地了。不能回去的，也都躲在家中。也有，上香祈願。然而連一向去慣的這些香福聖廟也不開門了，令我怎不彷徨失落？

直到在大澳村社，看到路邊這樣的一個奇怪的圓石。

同行人以為只是隨便哪裏見到的石敢當罷了，催促我快點行路，山路濕滑，晚了腳程就不好了。但我不知為何，忽然為這樣一個突然出現在路邊，彷彿在等待與我相逢的無言的朋友而停住了腳步。

我知道，它不是石敢當。它身上沒有刻任何字，沒有貼任何符籙，它沒有可以遮風避雨的廟宇，它甚至沒有名字。它個頭嬌小，也不能被當作鎮煞用的石碑。它沒有作用，也不能被識別，它只是出現在路邊，在天地洪荒的這一隻角，與下山的我們遇見。

本來，信仰神靈就不應該依賴知識，而應是憑藉習慣、感覺和感動。在渺茫天地之間焚香立立的我們，與這個世界本已存在的事物共處相融。所謂造化神靈之物，本來就是不加刻字，不雕造型，不予命名，無為而為的存在。而我們卻按照自己的心願去形塑，造出許許多多的叫得出名字和來歷的神像來，失卻了欣

賞、保持外物本身天然樣子的體驗，與這個自然中的本物「神交」的能力。

在天后宫、太歲廟等香福之地，有神職人員和居民默契固定下來的一套祭祀禮儀的流程。而在沒有神職人員看守的自然野社裏，無人知道有什麼成文成俗的祭祀方式，也無人要求這樣做。各人只是依憑各自的感覺，以自己感到舒適自在的方式來與這塊無字圓石心意相通。

這枚圓圓的石頭沒有刻任何文字、圖形，看上去不代表任何事物，但蘊含着經過雕刻、裝飾以後，化為任何事物的可能。圓石的沉默、無所造型、寡淡無味，正是「當恬淡如嬰兒，無所造為也」中的「以至於無為」也。如嬰兒般無力「無為」的同時，也免卻了大人為生存勞作和嫁娶的勞煩。石頭立在那兒，沒有立場，沒有動作，什麼也不干涉，什麼也不來干涉它。

廟宇中每一個神仙的名字你可能都叫得出來，唯獨這塊無名常在的石頭你叫不出它的名字來，它不是「石敢當」，也不是「風獅爺」，它不可能被給與名字，也拒絕任何人給與名字。

石上三生，這塊石頭真正令人感動的是，儘管它其貌不揚，儘管它無名無姓地出現在路

邊，它還是能夠得到過往行人的珍視和注意。人們相信它有靈，並不是因為它長得像人，或像別的什麼，它什麼也不是，但是能帶給人一種熟悉的、讓人想要觸摸它的嘗試和感覺。

對於長期在佛道融合的環境裏長大的我來說，沒有比這更感動的事了：原來石頭也是有感應的。有些礦物，比如隕石，也能憑藉着自己微弱的意志而飛向地球。只不過，石頭並不像人類一樣具有鮮明的意志，所以一旦變成了石頭，要歷經千億劫後才能再次生出濛濛的感動，由石頭轉世為草木，再從草木變有情，有情之後才是人。昔日大荒山上青埂峰下的那一塊頑石，從女媧補天始歷經千萬億劫後才有的造化，下塵歷經那情海波劫、無常幻夢一場。也許今生一過完，我們都要回去做石頭了。

而我們在路邊突然相遇的一塊石頭，也許就是一千年前的一個有靈做完了人之後，變回了默默无言的石頭。石頭有感動，有記憶，有溫情在其中，人如果可以與石頭共情，與天地洪荒共情，與自然的感動共情，欣然並願意接受自己百年後變得跟一塊禿野頑石沒有什麼兩樣的話，如此，不通過求文和解籤的「言說」，而是通過石頭信仰這種「無為」、



▲在大澳遇見的圓石。作者供圖

「不言」來領悟，老莊哲學的「眾妙之門」，或許就此向對着石頭微微感動的人們開放了吧。